心之所向,仍是敦煌

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56个春秋,她与风沙为伴,将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宿命,而这份坚守还在继续。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在新书发布会上,她坦言,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2004年5月,樊锦诗在莫高窟检查工作。 资料图片

樊锦诗: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我的经历很简单,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大求学,最后到敦煌工作。

我从来没想过要写自传、回忆录,因为我就是在敦煌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后来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我说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我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所做的事是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没什么可说的。

后来一些同事和朋友提醒我:“你应该写。”我还反过来问:“为什么写”?他们说,你做敦煌的工作是为了文物工作者的操守,但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把敦煌的一切写出来也是你推卸不掉的责任。这句话触动了我,于是有了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敦煌确实了不起,古代艺术家默默无闻,却给我们留下内容这么丰富,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遗产。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被放弃了,没继续被开拓,而且开始被人们破坏,可以说在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前,那里真是成了一片废墟。仔细想一想,70多年来,从一片废墟到敦煌研究院,这个“过程”真的很不易。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敦煌的场景,洞里的绘画艺术使我震动,深深陶醉。那是1962年,我大学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

虽然通过在北大的学习,我对敦煌已有一定的了解,但到了现场完全不一样。就好像突然进入了艺术世界、童话世界的感觉。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

然而,出了这个洞呢,又是另外的景象了。走的每个梯子都教人害怕,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在当地住的就是一间破房子,里面是土炕、土凳,也没有饮用水、没有交通工具。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怎么能待在这样的地方,而且一待就是十多年。

没想到的是,196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敦煌。

当我再次来到敦煌时,那里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破败的地方了。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白手起家,对敦煌的艺术做了初步整理。我一直觉得他们都是艺术家,哪里会搞文物保护,结果他们做到了。

我本以为自己待个三四年就会走的,但因为受常先生和段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了一些书,还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我理解这种艺术了,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怪不得他们不走,原来是敦煌跟他们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他们稳稳当当在那儿待着不动。

我也就一直没有离开,我总想着我还能为它做点什么,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81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它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关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我也忘不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机构和朋友的深情厚谊,他们一次次伸出援手,帮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护事业。

这么多人在敦煌拼搏,为了什么呢?坚守也罢,奉献也罢,担当也罢,实际上是为了开拓进取,这就是敦煌的文化精神。

嘉宾说:对敦煌的爱是人生的全部

王旭东(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敦煌,我纯粹是一个误入宝地的外行。我学的是水文地质工程专业,和艺术完全不沾边,所以去敦煌之前,我对敦煌一无所知。但是因为樊锦诗先生,因为我的导师,他们为了保护敦煌,听从了有关专家的建议,把看似跟敦煌没有关系的人也拉到了敦煌。

但当我走到莫高窟的时候,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樊锦诗先生的人格魅力。她对年轻人的爱护,对年轻人的尊重,让我们这些人快速成长。她觉得你们这些学理工科的人怎么什么都知道,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人也对她的艺术造诣非常崇拜,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才使得莫高窟人能够永远相互理解,共同奋斗。

我觉得是文化的力量影响了每一个莫高窟人。今年4月8日,我离开敦煌的时候,依依不舍,但是最舍不得的是樊锦诗先生。我在她身边工作了28年,也就是在莫高窟工作了28年,正好是她在敦煌时间的一半。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兄弟(实际上她比我父亲还大),我从来不哭的,但是昨天我哭了,为了敦煌舍不得你。这就是说她对敦煌的爱,她对我们所有莫高窟人的爱已经变成了她的全部。她不希望任何一个莫高窟的人离开敦煌,因为敦煌是她的一切。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跟樊锦诗是同学,大学五年我们都是在一个寝室里,她不是我“上铺的兄弟”,而是我“下铺的同胞”。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有不少亮点,有很多可读性很强的故事。201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多了一尊雕像,名为“青春”。1963年,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雕塑家孙纪元以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这尊雕像。樊锦诗曾和雕像合影,满头华发的她把手搭在雕像上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她把她的青春献给了敦煌,敦煌也给她以回报。

我觉得这本书里不光有很感人的故事,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比如说怎么写考古报告,樊锦诗有她的思考、她的探索和她的成果。我记得十多年以前在考古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怎么样写考古报告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樊锦诗用她的探索,用她的研究、思考,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本传记不应只是写一个人最辉煌的一面,还应有辛酸,《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便体现了樊锦诗在生活中的苦难和辛酸。今天,我们都把敦煌当成一个旅游胜地,当成非常热闹的去处,但是没有人想到樊锦诗在那里最难的是寂寞,是真的想家,她说了心里话。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在1983年,住在现在的莫高山庄,那时候是几个破房子。到了那里就听说那个山庄整天“闹鬼”,其实不是闹鬼,就是人们喝了那儿的水肚子容易不舒服,总要上厕所,所以一会儿窜出这个人影来,一会儿又窜出那个人影来。那时候去敦煌最好的招待就是一杯从城里来的清水,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樊锦诗是经历了辛酸和苦难日子的过来人。

此外,这本书还告诉我们樊锦诗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贡献。2003年,樊锦诗联名其他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启动每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实际研究,并于2005年首创了“旅游预约制”,每天游客不能超过3000人。2008年,经过5年的论证,樊锦诗提出的建立敦煌数字中心的审核终于通过。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们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直是中国敦煌学者的心病,那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完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中国”,所以感谢樊锦诗给我们讲述敦煌的故事,她让我们走进了敦煌,走进了敦煌学的世界。

(本报记者 王一 整理)

书摘

心的强大,在于守一不移

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我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

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卧佛像长15.8米,头向南,足向北,右胁而卧,面向东。1200多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

清晨,阳光越过远处连绵的山脊照进窟内,光芒在浑浊的空气中仿佛凝结笼罩了一层薄雾。佛陀头枕大雁衔珠联珠莲花纹枕,洒落的身姿显得格外轻盈和舒展。通身薄薄的袈裟如晨曦一样,覆盖着清硕绵柔的身躯,薄雾下的身体异常丰满而又柔软。他的胸脯仿佛微微起伏,心脏好像还在跳动,整个身体里似乎依然流动着血液,活跃着不息的活力与蓬勃的生命。

佛陀周身安详,焕发出慈悲之美和超脱之乐。一种内在的大光明境界令整个洞窟洋溢着一种神圣的光芒。佛陀的右手承托着脸,左臂自然地覆在左侧腰身,生动的臂膀和手指仿佛随时可以抬起来。佛陀似闭非闭的眼睛,微微含笑的嘴角显得非常自信,他好像对自己生前一切苦难的经历,所证得的无上的智慧成就感到无憾,感到宽慰。在涅槃到来的时刻,他要以绝对的从容和宁静给予世人无限的希望和信心。

艺术家创作这样一尊涅槃像的时候在想什么?他为何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捕获了这样的形式想象?为什么不直接表现死亡?为什么不是司空见惯的庄严的涅槃?为什么仅仅选择简洁的体态和线条?

我后来突然悟到,原来那位艺术家塑造的不是死去的佛陀,而是“佛陀的安眠”。佛在涅槃的境界中,远离生死的幻灭。佛没有死,佛不曾死,佛不会死。涅槃本就是超越生死,死亡对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也不再有任何威胁,他已经进入那个不生不死的境地。

艺术的创造,也需要一种顿悟。

或许正是顿悟让艺术家完全体验到了在佛陀涅槃的那一刻,灵魂所感觉到的超越性的、全然的自由。正如佛所体悟到的超越和自由那样,伟大的艺术家也感到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解脱和重生,他从自己所要塑造的“佛的涅槃”的意象中看到了自己。这位艺术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的创造就是对他所有的劳作和智慧的最高嘉奖。

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佛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译林出版社

序言

从微观世界到浩渺宇宙

■ 凯莱布·沙夫

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滴水。

一位窗帘商人,同时也是位正在成长的科学家,此时正紧闭着一只眼,另一只眼专注地用一个由一小片碱石灰玻璃制成的镜头在看着什么。

在这个亮晶晶小东西的另一头是一滴湖水的样本,是前几天他在荷兰代尔夫特市郊游时舀回来的。当他调整仪器、放松眼睛重新聚焦时,列文虎克突然发现自己一头栽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都市。

在这一滴水的世界里,遍布着蜷曲的螺旋状物体、蠕动的斑点和带有细长尾巴的钟状生物,它们摆动着、回转着,忙碌地游来游去,对正在注视着它们的列文虎克视而不见。这一切,列文虎克之前从未见过,是令人震惊的一幕。

此时,列文虎克不只是一个渺小的人,还是一个如宇宙般宏大的巨人,观察着另一个不包含他的世界。

如果这滴水能够自成一个宇宙,那么另一滴,再一滴,以及地球上所有的水滴呢?

我常常会思考,当窗帘商人兼科学家列文虎克看到这些蜂拥而至的“微生物”时有何感受。不难想象,他一定很惊奇——列文虎克的笔记和著作显示,他对能够揭露之前所有人都看不到的世界满怀欣喜,而且他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探索和记录越来越多的标本和样本。

但列文虎克是否曾经想过,这些游动、旋转的小生物也在回望着他呢?

文化一定会发生变化、会改变人类对自然环境和共同居住者的尊重程度,但大部分人认为,人类整体的重要性远超出其渺小。尽管人类也一直想要知道自己是为何并如何存在,但这种唯我论的行为还是一再出现。也许我们感觉到这些问题打开了某种场景的大门,让我们置身于流逝的宇宙时间和无关紧要的碎片构成的虚幻之中。

最关键的证据莫过于哥白尼定律了,它证明是太阳而非地球占据了宇宙中心,自转的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围绕着这个炙热的球体旋转,这一世界观理论断言,人类并非所有存在的中心,人类并不“特殊”。事实上,我们和某些其他生物一样平凡无奇。

的确,过去的500年里,科学见证了人类的重要地位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动摇得厉害。现代光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交替变革揭示出人类只占据自然世界的一小部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既不是微观世界,也不是宇宙,只是这两者之间很狭窄的地带。

现在是21世纪,我们正站在颠覆性事件终点的风口浪尖上,探索生命是否存在于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的真正可能性。

我们也许会发现,人类终究就像代尔夫特湖中一滴水里的微生物一样,只占据了亿万世界中的一个而已。又或者人类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在大张的时间与空间之缝,人类不过是身处这个巨大裂缝的一个小小的孤独群体。

(摘自《如果,哥白尼错了》,[英]凯莱布·沙夫著,高妍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有删节。)

上海大众2019年12月15日—18日
房地产拍卖会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12月15日(周日)至2019年12月18日(周三)举行房产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本次拍卖分为:在线72小时竞价和网络现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2019年12月15日13:30至2019年12月18日13:30,竞买人资格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其最高出价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现场拍卖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号
拍卖网址:www.gpai.net“公拍网资产拍卖”频道
一、拍卖标的:(【 】内为保证金,单位万元)
1、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工路172弄16号401室,建面:73.39㎡【40】
2、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工路172弄16号501室,建面:73.39㎡【40】
3、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工路172弄16号602室,建面:73.39㎡【40】
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目录》《拍卖特别规定》)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451号东门1楼
咨询电话:021-65857708 400-021-6899
1、竞买人须是具有与拍卖标的相适应资质的法人或自然人,竞买人须自行比对是否符合国家及上海房产限购政策条件,交付【 】内的保证金,可以参加拍卖。
2、线上、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2019年12月17日(周二)16:00
3、保证金汇入账户**户名**: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001265029300061587,**开户行**:工行上海市中山北路支行。

新华·杭州2019年秋季古董艺术品拍卖会

拍卖地点: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828号瑞莱克斯大酒店4楼
拍卖时间:2019年12月15日(周日)13:00
拍卖会热线电话:15618909443,顾先生

上海新华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欧阳路580号
联系人:顾先生 **电话**:15618909443
网址:http://xinhua.cang.com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SHANGHAI ORIENT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UCTION CO.,LTD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17日10时在上海市长寿路728号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洒水车(轻型载货专项作业车)1辆、垃圾压缩清运车(重型特殊结构货车)2辆【以上车辆均不带牌】;
二、咨询看样时间:公告之日起至12月13日接受来人来电咨询,车辆看样单,凭看样单看样;
三、竞买须知:标的竞买人仅为企业,须在2019年12月16日16时前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并交付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保证金及后续拍卖款的支付方式仅为银行票据或转账(须在2019年12月16日16时前到账),付款企业须与竞拍企业相符,谢绝现金支付。保证金及拍卖款付款账号:**开户行**:浦发银行普陀支行,**开户名**: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账号**:076431-4291067850;
四、联系方式:021-62988144 17301760790 金先生

欢迎刊登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联系电话:021-63510135、22898558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李曼宜 著

就是要去看“毛主席”的

7月6日,排练一至六场。伯钊同志把聂荣臻和杨尚昆同志请到了排练场。当看到“毛主席”上场时,觉得他走路还像主席,他们就都乐了。最后,杨尚昆同志说是之的湖南话还不够味儿,话还要说得慢一些。是之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经过自己不断地揣摩,觉得又有些新的感悟,焦先生也不时地对他进行个别指导,并要求他应有“自觉的领袖神情”。

随着上演的临近,伯钊同志经常请来一些领导看戏。7月21日那天来的人最多,记得有彭真、聂荣臻、肖华、江青、刘亚楼、胡乔木、李富春等,他们看了是之那段戏后,提了不少意见,总的说是还不够自然,比较紧张。

1951年的8月1日,歌剧《长征》终于正式上演了。这一天,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还有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看戏了。大家在后台听到这个消息都既兴奋又紧张,而导演焦菊隐先生似乎比演员还紧张。他坐立不安,总是在那里来回踱步,一直等到“毛主席”上场后,听见观众热烈的掌声,再从侧幕看到那些领导同志,他们不是鼓掌而是哈哈大笑时,焦先生悬着的那颗心才算放了下来。这个“毛主席”算是被观众认可了。

现在回想,是之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一个毛头小伙子,参加革命也不过只有一年多时间,既没参加过重大的政治斗争,也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让他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也实在是难为他了。但那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家都没有更多的顾虑,敢于放开手脚去做。领导重视、关心是很重要的,像院长李伯钊同志就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帮他提高政治思想;导演也比较有经验,想出各种办法叫演员逐渐接近人物的内心;而周围的同志热心关怀、鼓励,也给了他信心。当然,不可缺少的还是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这才使得这次的任务能基本完成,达到了一个及格的水平。

对于是之扮演的毛主席,当时观众的普遍反映是“像”,是之对这个评论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日记里这样分析道:

1.有力地告诉我只要内在精神掌握住了,是有办法说服观众的。内在精神愈充沛,对观众就愈发雄辩!他们会从你的眼睛里、从整个的气氛中感到这是领袖,像不像他已经来不及仔细考虑了。而且每个人心目中有一个不同的毛主席,与其多追求毛主席的生活细节,倒不如多追求群众怎样爱戴自己的领袖。

2.只是“像”还不是“是”,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演员所应该感到不满足的……我们的责任是应该把主席的思想情感介绍给观众,使人得到感染。不应该是只重现(copy)一个形式,叫人曰“像”就完了的。努力吧,这是许多演员一辈子的事情。

《长征》这出戏,那么多中央领导都看过了,唯独毛主席没去看。是之跟我说,后来有人把他演毛主席的剧照放大了拿去给主席看,并告诉他:“就是《龙须沟》里演程疯子的那个演员演的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干革命就是疯子嘛!”(话剧《龙须沟》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过,毛主席去看了。)

《长征》自8月1日上演后,场场爆满,开始是在青年宫剧场,演了一个月,约有三万多观众,但等着登记买票的观众还有四万多人。这样,从9月份以后我们就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了,一直演到10月初,估计观众人数超过了10万。坦诚地说,这个戏从剧本到演出都还不够成熟,但为什么那么火呢?一个是那时的群众政治热情高;另一个,是有不少人就是要去看“毛主席”的。

六十多年前,一个演员为了在舞台上塑造领袖的形象,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戏、一句台词,却勤勤恳恳地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现在说起来,可能不太被人理解,这值得吗?是不是太“傻”了?的确,那出戏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但我觉得,那时有一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那就是人们对工作极其负责,对事业认真、执着的追求,这种精神是不能被遗忘的,是不能被抛弃的,而应永存。

没想到的是,在过了几十年后还出了这么一件事:在2000年3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文革”前于是之演过毛主席吗》,作者是另一刊物的编辑。他看到《北京青年报》上有一文章提到于是之曾在“文革”前演过毛主席,他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在主席还健在时,舞台上不可能有人扮演毛主席,甚至以为是文章的作者在编造。

时隔近一个月,4月12日,《中华读书报》上又出现了更为醒目的大标题:《“文革”前于是之确实(这二字是黑体字——**李注**)演过毛主席》,标题下用了大半版的篇幅,除刊发了那位质疑者的一篇《感谢指正》的文章外,还刊登了五篇读者来信,他们都是在1951年亲自看过歌剧《长征》的观众,有的描述了戏中毛主席上场的情景;有的是说自己在日记中记录了观看这次演出的情景;还有人手里还保留着当年的演出说明书,演员表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毛主席——于是之”;最后是顾骧同志,他不仅说他看过当年的演出,而且为了进一步证实,还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看了这几位老观众的“证词”,心里特别感动。时隔50年了(1951—2000),他们对当年看的那场演出记忆犹新。可爱的观众啊,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现在看,1951年对于是之来说是过得很有意义的:年初上演了《龙须沟》,以后从春到秋就是学习、排练和演出《长征》,接着领导又决定让他去湖南参加土改。这一年他无论是在政治思想、艺术修养,还是生活锻炼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在成长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十六) 连载